

調情的外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三思樓月書之一：

海
外
的
情
調

徐訏著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魯森堡的一宿

一覺醒來，我聽見有人在說話。

外面下着雨，天漆黑。我寫完家信是十一時，裏裏外外早就沒有一點聲音。洗臉刷牙睡下，想那位對我甜笑的老板娘，至少也有十二時，現早最早就有兩點左右，那裏還會有入說話的可能？我怕是賊，或者外國不爭氣，二十世紀還有黑飯店？於是我驚着心來細聽：

「……………」

「怎麼你病了麼？」這個聲音雖然低，但是我似乎有點熟識。

「不，先生，我實在累極了！」這倒是陌生的聲音。

「累極了？我也是，先生。」



『你作什麼也會累呢？』

『先生，老實告訴你，二十年來我只睡過兩次覺，一次還是我有病的緣故。天下沒有再比我可憐的人了。』的確是熟睡的聲音，但是說不出是在哪兒聽見過？

『啊！我比你更苦了，五十年到現在，我只休息過四次。二次還是因為有病，一次則是因為自殺。』

『爲什麼你也忙碌得這樣苦得這樣？你算是幹什麼的？』

『我不知道幹什麼？我只是糊里糊塗的趕，從天亮到天黑，從天黑到天亮；我像一隻水牛在趕水，眼睛被蓋着，只許看前頭一步路；我知道我在世界中，但是我看不見世界。牛還好，牛的眼包還有去掉的時候，還可以看看天，還可以有點休息；而我，我是絕對沒有的。』

『你的生命怎麼這樣像我的。』這個熟識的聲音又說了，說得很起勁；

『我像一個磨坊裏的驢子，也是包着膜包，天天日日夜夜的走，太慢了說是米太磨碎，太快了說是穀要漏出；一步一步走，無窮盡無窮盡的走；我看不見別人，但是知道我被許多別人在看！』

『那麼，這樣說起來，你是同我幹同樣的苦差使了。可是你到底在哪裏的，我怎麼一向都不見你？』

『我，我昨天才到這裏。』

『昨天才到這裏？從那裏來？』

『從中國。』

『中國是不是在東方。』

『你怎麼知道？』

『啊，我常常聽見人說東方有一個古國叫中國。可是，這樣一來我又不懂了，我們既是同樣的職使，我怎麼老耽在這裏，你怎麼可以隨便走。』

『你老耽在這裏？』

『可不是，我一生下來不久就來這裏，現在已經五十年；五十年中我天天在這裏工作，夜夜在這裏工作；當初我容姿煥發，現在我早已焦頭爛額了！』

『我可不一樣，我是一天到晚的跑，電車，火車，輪船；但一面跑還是一面工作，說起來我怕是你還要苦！』

『我想你一定比我好許多的，我是單調，苦悶，青年時候，我不知多少次想自殺，可是都不成功，一直到三十歲那年我跳下來，跌傷了。於是他們把我送到醫院裏，住了一禮拜，出來以後，又是被釘在這裏做苦工。』

『啊，你的主人真是同我的一樣凶。我也是真真工作得不能動了，但是他還是鞭策我，一點都不許休息，有一次我從樓梯上跳下來，我想死了就算了，那裏曉得沒有死；也立刻送我到醫院去，一星期以後，又是叫我整天整夜的工作。』

「唉，主人都是差不多的，我是有過三個主人了，最早是一個老頭子，這老頭子對什麼都和氣，對我可是不和氣，每天晚上臨睡時，都要管我一次；後來這老頭子死去，我想我終可以休息了，誰知他的兒子來做我的主人，一樣的凶狠頂準，現在他兒子又死了，他孫子做我的主人，他終算還有不來管我的時候，所以我還可以偷偷的休息一回。」

「我也有兩個主人，十年前，我有個很和氣的主人；他把我送給了現在這主人，他的脾氣又不好。實在說，我不明白他們要我們這麼苦幹做什麼？真的我們又磨不出穀來，種不出田來；於他們一點好處沒有。他們要逼我們那麼緊幹什麼？」

「誰知道，不過却知道他們沒有我們是不行的。比方我的主人吧，出去時要來看我，睡覺時要來看我。大概如果我停止了工作，他們一定要把吃飯當作睡覺了。」

『我想他們許多事情都要靠我們，這是真的；不然，像我主人這樣何必常帶着我呢？他幾乎離不開我，譬如寫信，他不許別人看，可是要我在旁邊。讀書也要我在旁邊，寫文章也要我在旁邊。』

『有這麼一回事？』

『是的，有時候他怪我太快，有時候他又怪我太慢，有時候他在戲院裏，飯館裏等人，他連連的罵我慢，有時候他起來得晚，來不及出去又罵我快。其實我的快慢都一樣的，我那裏敢有半點故意快點，半點故意慢點呢？——你說做人多麼難！』

『你簡直是同我一樣苦。五十年來，我天天被他們埋怨太快太慢！做人真是沒意思，所以有機會我還想自殺。』

『自殺，我現在不想了！』

『那麼想什麼呢？』

『我想……但是你不許告訴人！』

『自然啦，我告訴誰去？』

『有一次我聽見人說一年是月份造成的，月份是日子造成的，日子是我們造成的，所以我們越趕的快，日子，月份，年份都過得快了，年份一快，主人們就活不久了，所以我想有機會快快的趕，快快的趕，叫他們快快老，快快死。』

『可是他死了，又會來一個新主人的。如果說我們工作與他們生死有關，那末，我已經工作得使他們兩代都死了，但是我還是他們的奴隸，還是有主人來管我。』

『也叫他快死，快死。我終是這條命了，終是苦定了，我現在只想發洩我的滿肚子的氣。我想以牙還牙的報仇。』

『這或者是辦法，但是我是老了，我實在趕不動了，我想休息，我累得厲

害。」

『我想，我在老去以前應當殺死幾個人的，趁我年輕，第一個就要殺死他！』

『他就是帶你來這裏的主人麼？』

『是就，就是他，他叫××。』

我聽得清清楚楚，啊，說了半天，原來是要殺我！

這時候鐘打了四下，我又沉下氣聽下去：

『喂，先生，你怎麼咳嗽了？』更謀害我的傢伙說。

『這是我，我這樣咳嗽已有五十年了，這是我的名字。』

『你的名字？』要謀害我的傢伙說。

『是的，我叫鐘，你呢？』

『我叫鐘。』

鐘？我的鐘？啊！它要殺我麼？

我一頭跳起，抓住桌上的鐘向前擲去，剛巧打中坐在壁爐架上的鐘，化拉一聲，把我自己反弄得莫明其妙了。

我坐在床口發楞。

三分鐘以後，有人敲門了。

『誰？誰？進來！』

『先生，怎麼回事？』原來是旅館的老板娘。

『我的鐘！我的鐘！我的鐘！……』『我不知說什麼好。』

『你的鐘怎麼啦？』

『你的鐘！你的鐘！你的鐘！……』我神志實在還是不清。

『我的鐘怎麼啦？』

『他們倆吵了一夜，我一夜沒有睡好。』我笑了。

的。

「……………」我知道她在奇怪，怎麼樣也不應該把她的鐘打成落花流水

的。『……』我苦笑以後，又說：『太太，我很願意陪你這隻鐘。』

『……』她笑了，對我笑了半天。

第二天我就離開魯森堡一直到現在。想起這件神經病的舉動，我就不時一個人發笑。但深夜醒來想想，那隻五十年的鐘，與我這隻二十年的鐘，現在終可以長期休息了，而我則還是喘不過氣來似的在渡這無盡止的人生。——長夜漫漫，我祝福它們。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晚巴黎

蒙擺拿斯的畫室

一

巴黎賽納河右岸爲蒙瑪脫拉 (Montmartre)，左岸爲蒙擺拿斯 (Montparnasse)，這兩個區域一直爲藝術家所寵愛的。後者則尤爲外國的藝術學生所愛好。所以那兩區裏屋頂多畫室，旅館公寓多藝術家，而許多咖啡店無形之中天天被他們所占據着的，日子一多，大家就互相招呼，陌生的也變成認識了。

有那麼一夜，大概是十二月五日，爲大音樂家莫扎特 (Mozart) 死期，我同一位在巴黎學音樂的中國小姐 K 君從紀念莫扎特的音樂會裏出來。本來我是送

過同蒙羅拿斯的寓所去過，但是下車以後我們肚子有點餓，對於所聽到的一耳朶莫扎的曲子意見尤多，天正下着雨，比下雪似乎還冷，我們也因而急於取暖，於是就進了一間咖啡館。

大家把大衣去掉，喝一杯檸檬茶後，週身暖和緩起來，因而話也活潑許多了。突然有一本書從鄰桌送過來，書背上畫着K與我的速寫，我們自然停止了談話而同頭過去，鄰桌上也是一男一女，男的就是把速寫遞過來的人，他對我一笑，我也笑着接過那本書來看。畫面是我們兩個半身與一角桌子組成的，我正在吸一支紙烟，左肘靠在桌上，K靠椅背，一隻手放在杯邊。我的臉是正側的，K的是微側，也不知為什麼，一瞬間我被那幅隨意的速寫所吸引，我覺得不僅是像，而且那種我們從音樂會帶來的情調也被表示出來了。

從稱讚起頭，我們就談起話來。原來這是一位荷蘭籍的青年畫家，在巴黎還不到八個月，可是已經娶了一位法國太太，她就坐在他的旁邊，也隨即就同

我們介紹了。

我實在喜歡那張速寫，於是我問他可否把那張畫送給我，他說他可以另外替我們畫一張，因為那張畫在書背的，他不願意扯下來。於是向掌櫃拿點信紙，他就替我們畫了起來。就在那辰光，我才仔細地注意他的太太，她似乎沒有一般法國女子一樣的玲瓏，可是也沒有普通法國女子常有的俗氣；眉宇中的沉靜掩去了眼中過份的媚態，挺直的鼻子似乎使面頰更加清秀，一個小巧的嘴，它的上唇尖似乎欠長，時時使她那副法國人少有美麗的牙齒露了出來，可是假如說這上唇尖的欠長減去了他平時十分之一的美麗，但是的確增加了他笑時十分之九的愛嬌，我心裏想，到底是畫家，會選到一個這樣難得的法國女子做太太。

我正這樣想的時候，那位荷蘭畫家已經又寫成一幅，他一面給我看，一面說：『不好，不好。』我看了也覺得實在不像，把我悲觀的氣質畫成了樂觀，

把E君鞋氣未消的臉子畫爲醜貴的少婦，這與第一張比起來實在不像一個人手筆，我笑着說：

『我想你一定太用心了，其實你隨隨便便畫來才有天才的流露，否則整個的畫面都被你技術占去了。』

『不，不，我的天才就在我技術裏面。我想我一定會畫得好的。』他說着把那張畫扯掉，又拿起筆來畫。

但是結果又失敗了！如此畫了八張之多，我看他紙烟已燒去了十來支，用筆也特別用心。E君實在被畫得膩煩起來，用上海話問我說：

『我們回去吧。』

但是怎麼樣可以拒絕這位畫家的好意，他正氣憤地扯去第九張未竟的畫幅拿第十張紙開始畫起來。我說：

『歇一歇吧，我請你先喝一杯酒。』於是叫伙計拿四杯酒來。他還繼續在

畫，說：

『這張畫不成，我不畫了。』

『一定不成。今天晚上你一定畫不好了。』一個美麗的笑容，是他的太太。

但是果然又不成。於是我笑着說：

『不用畫了，把那張畫帶着賣給我好了。』

『本來是可。送你，可是這書是她的朋友送給她的。』他說『她』的時候用頭點着他的太太。接着又說：『明天你們到我畫室來，我替你們再畫。』他就在第十一張紙上寫給我們一個地址，一定要我們約一個正確的時間。我同K商量一陣，決定於後天星期日下午二點半到他畫室去。

這是我們訂交的開始。

那天二點半，在他畫室裏，他替我們畫了十多張速寫，結果還是一張不好，但是我尋出了這個不像的原因，因為他忽略了存在我們間的空氣，而只注意到K的面容，可是我沒有發表什麼意見。

K這副面容是很平板的，眼睛有點獨，可是只存在於動的情態裏，如果瞪着眼讓人畫像，實在一點風韻都沒有的。我不知他在麵面上那一點獲到了什麼『因士披里純』，他忽然抽起一支烟要替K畫像，隨即拿出他的墨炭盒子。於是K就在他畫架面前坐下了。我這時才注意他的畫室。這畫室是長方形的，一面是窗，窗外正對馬路房子的屋頂，地方零亂不堪，四壁都是畫，畫中以靜物、模特兒居多，有一二張是大幅的想像。我在那些裏面看到這位畫家生活與休養，運用顯明顏色是荷蘭畫家傳統的特色，但他意識中時時要想超出這傳統，

結果終是不够好。

他畫中的模特兒似乎不是一個人，其中有一個我覺得非常面熟。但是我想不起在那裏見過。許多不同花色的大小布塊，滿地滿桌都是，顏色抹布，四五襲散攤的畫衣散在椅上，掛在門後，我不能相信他是有太太的人。一個圓屏站在那裏，圓屏上倒掛着一件不潔的深色晨衣，使我不相信他會有過一個漂亮的模特兒。

房間中沒有一把健全的椅子，我就坐在一個滿堆着雜物破的安樂椅邊沿。

我正窘着，她見我看她，微笑着說：

『我多麼窮，也不願意做模特兒，』又問這位畫家：『好了沒有？』我記得這已是她第三遍這樣發問了。我站起來看他正在畫的畫幅，我說：

『像，像得很。』

『等我畫完這點，歇一會。隔天你來，我再替你畫。』他說。

『下次還要畫？』K說。

『自然囉，否則你就再坐兩個鐘頭。』他說。不一回，他站開來說；

『你看，不是不壞麼？』

K也站起來看，他約她明天後天再來，他就可以完成，完成了可以送她，以後他還要替她畫一幅油畫，他預定那張可以進明年春季沙龍。K不置可否。我沒有注意K的態度，我心裏正想這裏為什麼不備點可坐的椅子，記得不知那裏看到一句話，說是在法國的人民所以淫亂的緣故，就在法國房間裏不備好的椅子。難道還是有點真理麼？

大家站着。奇怪的是K，活潑的，在這畫室內會如鄉下人上鏡頭，不知手脚怎麼擺好，於是我提議到咖啡館去。

大家贊成，可是我忽然想起他太太：

『我們先去約你太太。』

「他也許不在，再去我家也不便，不必去約她了。」

「我想還是到咖啡館打一個電話好了。」

「你喜歡她麼？好，我回頭打一個電話叫她來。」

一進咖啡館，許多人都同他招呼；我們就在裏頭找一個座位；他去打電話去。他回來時候說：

「她就來了。」

我們於是談到許多事情，我說：

「你的生活到很有趣。」

「很忙。」他說：「上午起來，讀二個鐘點法文，星期一三五出去到學院，二四六在自己畫室裏畫畫。下午跟先生讀法文，到陳列館看畫，或者在自己畫室裏畫畫，夜裏在這裏寫信，談天，打牌，或者去看戲，聽音樂會，到陳列館。」

「你畫室裏，還請個模特兒麼？」

「以前我雇別人拚一個，現在我獨自請了一個，」

「那不是要不少錢麼？」

「我還請了一個法文教員呢。」

「你不到學校裏去讀法文？」

「不，我讀得很少，所以還是自己請個教員合式。」他忽然說：「啊，我還沒有知道你的名字，你願意把名字告訴我麼？」

我給他一張片子，他也給我們一張片子。我們於是說到中國人名與西洋人名的瑣碎問題。

這時他的太太來了，我同他握手以後，問：

「你住這裏很近麼？」

「很近，很近。」

『我到要拜訪拜訪你的寓所。』K說。

『歡迎，歡迎。』這位法國姑娘說完了，就把住址告訴K，

『那離我實在太近了。』K說着也把地址告訴她，並且約她去玩玩。

這個法國姑娘實在很好，那天咖啡店走開以後，我同K說：

『你覺得他們一對很快活麼？』

『我想是的。』K說。

『我以爲一定是不快活的。』我說。

『你以爲男的不快活還是女的？』

『女的，自然是女的。因爲我在她美麗的眼睛深處看到她的苦悶。』

『我不相信。』

『那末好，我同你打賭，將來我們會曉得的。你不妨同那位法國女子接近

接近。』

這以後我好久不同K相會了。

有一天，下午我去看K，K不在，我留一個片子，順便就到那位荷蘭畫家與法國女子的家去。男的不在家，她對我很好，給我酒，給我茶，我們就談了許多工夫。我後來問：

『你常常一個人在家裏麼？』

『是的，他讀完法文就出去了。』

『同法文教員一同出去麼？』

『法文教員？』他很驚愕，但隨即笑了：『我，我就是他的法文教員。』

『啊，你做太太，又做他的法文教員，這真是忙！』

『我並沒有同他結婚，只是同他同居就是了。』

『爲什麼不同他先結婚呢？』

『你以爲同一個外國人結婚是幸運的麼？』

『那麼這難道是幸福麼？』

『自然不幸福，不過比我做一個店員好一點。』

『那麼你以爲終身這樣可以下去麼？』

『不，不，我現在在法科讀書，考了一個學士，我就走了。』她笑着說：

『你可不要同他講。』

『我自然不會同他講。』但是我又說：『其實同他講也沒有什麼？那麼，

他供給你一切麼？』

『是的，像供給他太太一樣。』

『你明年可以考到學士？』

『是的，我已考過，只等發表，不成功那麼只好等明年再考。』

『那麼你預備到那裏去？』

『回家去，我家在外省，以後也許可以有一個職業。』

『那末你又不打算嫁人。』

『將來，自然嫁人，假使有合式的法國人。』

六點鐘的時候，我告辭出來，我給她一個住址，邀她上課去的時候，順便到我地方來玩。

三

兩個月裏面，這位法國姑娘常常來看我，也常常同她到中國飯館吃飯，各處看戲，我很愛她的溫柔活潑，能靜能動。我們已經成了很熟的朋友。

有一次，她忽然同我說：

『你會覺得我一點不可愛麼？』

『我怎麼會不覺得你可愛？』

『但是你一點沒有對我有什麼表示。』

「因為我是東方人。」

「東方人的愛是這樣的麼？」

「爲什麼是愛？做個朋友不是很好麼？」

「你以爲愛一定要結婚的麼？」她反問我。

「不見得。」

「你以爲假使有人真愛我，我真不會同一個外國人結婚麼？」

「我都沒有想到。」我說。

「那麼你時常讓我吃飯看戲是爲什麼呢？」

「不爲什麼中！國人有兩三個人一同出去，永沒有各各付錢的事情，無論
是車票戲票，也不但是對於女子。」

「奇怪。」

「這不是奇怪的問題。」

『你知道我考上了學士沒有？』他忽然換個問題問。

『啊，我正想問你。』

『我已經考取了。』

『那麼你預備走了？』我問。

『我要走早走了，不過我想我有點離不開你。同你在一起是有一種特別自由的空氣。』

『這因為我沒有追求你。』我笑着說。

『你心裏有愛人？』

『誰？』

『K！』

『笑話，我有三個月沒有見到K了。』

『那末，你不孤獨嗎？』

『爲什麼孤獨，朋友很多，而且功課也很忙，自己興趣又很複雜。』

『那末我離開巴黎，你不難過麼？』

『那終有一天的事。』

『你真奇怪。我可有點離不開你。』

『……………』

大家沈默了一回，她又說：

『你不喜歡旅行麼？』

『我自然喜歡旅行的。』

『那麼，我回家去，你陪我同去走走，好不好？』

『可是，我要上課呢？』

『我等你，等Easter(耶穌復活節，即是春假的時期)到了，我再走。』

『好，我一定可以。』

這樣以後，她幾乎天天來我處。Paco越來越近，她同我天天說到這個旅行，她說她要不告訴他情夫知道，只留一封信給他，她又說她家裏有誰有誰，還有一個妹妹很漂亮，可惜只是小學畢業就幫助家裏理家務，沒有讀書。不然一定會使我愛她。

預定旅行的日子就到了。火車於第二天上午九點開行，她預備八點前到我的寓所，再一同去車站。我已寫把簡單的行李預備好。頭一天跑了一天，晚飯後回家，才見到K留的一張條子：

『Z：我要搬家，明天早晨九時請來我處。你忙些什麼？這張條子是我看你第四次時候留的。』

第二天九時正是我該同那位法國姑娘在車上的時候，我自然不能夠去，所以我當夜就去看K。

K不在。我在咖啡館坐到十時去看她，還不在。我又到咖啡館坐到十二

時，才看到她。

她的房間我幾乎不認識了，因為多了好幾幅畫，我一眼就知道那是那位荷蘭畫家送給她的，裏面有靜物，有風景，有兩張她的像，一張就是我看見的那張不炭畫，還有一張是油畫。

「啊！怎麼，你也在學畫嗎？」

「那裏，那都是那個荷蘭人。」她換了一口氣，又說：「怎麼你好久不來看我，聽說你在講戀愛。」

「我講什麼戀愛，我今天已是第三次到你地方來了。」

「拉丁區中國同學都說你在講戀愛。」

「沒有這事，我決不會對你撒謊的。」我也換了一口氣說：「怎麼，要搬

家？」

「是的，你知道我們那次離別以後的事麼？」

『一點不知道，怎麼啦？』

『以後那個荷蘭人總是來找我，叫我去他畫室，他要畫我那張未完成的像。』她又換了一口氣，說：『你坐下來好不好？』

我坐下來，她坐在我旁邊，好像是怕我在正面看她的。

『以後怎麼啦？』

『以後他就常常來看我，約我出去。你上次來看我時，我也是同他出去聽音樂會了。』她忽起站起來，坐了開步，一面走，一面背向我說：

『你說可笑不可笑？他後來對我說他在愛我了。』

『這又什麼可笑。』我說：『問題就在你愛他，愛他？』

『我怎麼會愛他，不過他的畫室有點魔力，我去過兩次以後，就常常有點想去。』

『那麼你是常常去的了。』

『去了十多趟，你看這兩張畫，另外還有一張在他那裏。』

『你不愛他，可是你喜歡他在愛你，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只覺得西洋人比中國人會獻殷勤。』

『那麼就享受享受這番殷勤吧。』

『但是我有點怕，所以我要搬家，省得他老是來找我。』

『你要不告訴他住址了嗎？』

『不但這樣，而且再也不去看他，所以我要搬家。』

『……』我剛想說話，又被打斷。

『Z，你知道他的太太嗎？』

『怎麼，你沒有碰見過麼？』

『一直沒有碰見過。據他說他們沒有結婚，不過是他的模特兒，因而同居

的。』

「還是他的模特兒？」

「怎麼？」

「據我所知道，他還是他的法文教員呢！」

「啊！」

「這樣說，……」我是在冷笑。這個荷蘭人把一個美麗的法國女子作三種用處：可是沒有表情，我也就不管了。大家沉默一會，我吸着烟，看錶已經不早，我說：

「你真要搬家麼？」

「自然囉！」

「你有沒有找到房子？」

「沒有。」

「沒有，那麼隔幾天再說吧。我明天要旅行，回來幫你找房子搬。」

「不，不行，我明天就要搬。」

「怎麼，一下子這樣急？」

「我今天才決定，這樣下去，我，……你知道他約我去旅行嗎？」

我沒有回答她。靜想了一回，才想出一個辦法：

「K，這樣吧，假使你的目的在躲這個荷蘭人，那末我走了房間空着，你去住幾天就是。我回來就可以幫你搬。」

「這樣也好。那麼你回去同你寓所主人說好，我明天就來。」

我回家已是兩點多，房東已經睡着，我只好等明天再同她們說。可是第二天一早七點鐘的時候，K忽然來了，帶了一隻小提籠。

「Z，你什麼時候去車站。」

「九點鐘。」

「我同第一同去旅行，好不好？」

「但是……」

「實在沒有辦法，老實告訴你，我早已答應荷蘭人在 7 點鐘時同他去旅行，前天什麼都擬好，我忽然變了心。所以找你，現在我想，我一個人留在巴黎，說不定要碰見他，說不定我要回我寓所去，說不定會到他畫室去，……」

「但是，……我是同另外一個人去旅行的。」

「同誰？」

「同一個女人。」

「可是中國小姐？」

「不，是法國人。」

「法國女人沒有關係，我可以算是你妹妹，我是中國人。」

「但是她，她……」

「好不好？」

「……………」

「幫幫我，好朋友。因為這件事沒有第二個人曉得，我也不願第二個人曉得，而且這樣急促，也沒有別人可以救我。」

「可以是可以的，但是你一切不要驚奇，我不瞞你說，我也是渾身是秘密。」

「什麼，你是說你同行的女人是秘密嗎？」

「是的。因為你也許認識她的。」

「我認識的？」

「也許是的。」

這時候，那位法國女人如約到了。一進門，她楞了，K也楞了。我說：

「大家不必奇怪，到車上再說吧。」我說完推她們倆出來，我拿了三個提籃跳上了一輛街車。

決 斷

一

「親愛的朋友，在凱撒玲的世界中，既然不允許我倆同時並存，那麼讓上帝在我倆之中選擇一個吧，×月×日星期×晨五時我在 Bois de Boulogne 的 Lac Inferieur 東岸等你，那裏，我想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合式的地方，來聽上帝的審判。我備所有的武器，隨你決擇。——F」

我對於武器的應用可說是完全外行，擊劍只在古裝電影中見到，手槍也從來沒有放過，拳擊更是不曾學過。決擊這種事，在電影裏，舞台上，歷史中，傳記裏，小說上雖是很熟識的事情，但是朋友之中固然沒有碰到，父老中間也

沒有這個經驗，而我現在親身臨到了，並且這是我所不願意表示憐法的，尤其我是一個被認為衰老古國的人民，我必需有這個應戰的決心，可是讀到這封信，我心裏到底有點著慌。

F的信寫得這樣沉靜，是出我意料以外的，他是一個活潑的新聞記者，凡是漂亮的條件都有，打獵，釣魚，滑雪，游泳，旅行是他常幹的事情，照相拍得很好，也會畫一點速寫，會唱流行的歌曲，也會按一點鋼琴。但是我終覺得他不懂藝術，聽古典音樂會他不愛，看正式的戲劇他不愛，參觀有名的畫展他也不愛，凱撒玲同他的歷史我不很詳細。她是一個非常靜美的孩子。一個有健康身體的二十歲姑娘，有這樣靜美的靈魂實在是不多的。

大概她同我住得不遠，到學校去常常同車，我們開始不相招呼，後來碰到總是大家微笑一下，再後來彼此說一句『早安』。有一次因為講堂上坐在一起，下課後說幾句筆記上的話。以後雖也常常同坐一輛公共汽車，但是談話還

是很少，我也沒有注意什麼。

不過同車去學校的時候多，同車回家的時候則一次也沒有過，雖然星期五下午七時我們是一同下課的。記得有一天，我們下課以後，在甬道上看見一個男子正等着她，他們很親密的談着話，我也沒有想到到什麼，只是自管自回家。

是冷天，我記不清楚是那一月，總之有半個月時間我沒有看見她來上課，我也並沒有想到她。忽然有一天在車上碰見了；我們說了寒暄話以後，我問她：

『你有許多日子不上課了？』

『是的，因為我病了一場。』

『哦。……』我是不會交際的，所以只好『哦』了一聲。

『你看我不是瘦了許多？』她第一次帶着這樣笑容同我說話。

「瘦了？」我看了她一回說。我記得很清楚，當時她臉上閃紅，使我不敢再看，但因此引起我一句實際上常有，在我是特殊的話：『不，沒有瘦，倒是漂亮許多。』

他臉更紅起來，笑得更可愛的說：

「這一病我輕了八磅，筆記又缺了不少。」她停了一會，看看我又說：『你的筆記借我抄一抄好不好？』

「不過我記得不好，因為我的法文程度是較差的。」

「不要緊，我想看的不是你的法文。」對我這樣陌生的一個同學，說得這樣自以為好，在我是不高興的，但她一瞟眼之處，是的確有令人難有不高興衝動的力量。

「你要，我下課給你就是。」

下課後，我把筆記交她。我們也就走開了。

大概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們沒有同班的功課。

第三天是星期日，上午九點半的時候，我在寫一首夜裏感到鄉愁的詩，忽

然有人敲門了。

『進來。』

出我意外進來的竟是凱撒玲。

『出你的意外吧？』他笑着說。

『想不到，想不到。』

『會驚擾你麼？』

『笑話，你會來，在我是光榮的。』

『我想不到你同我住得這樣近，我看到你筆記簿上地址，所以就帶來還你，並且還要問你借四種的筆記。』

筆記簿有地址，是廣東省生的習慣，是希望丟了有人來送還你。真的丟了是否有人來送還你？我可是從來沒有試過。

『這本你看過了？』我問：『是不是記得很不好？』

『很好，不過有許多中國化的法文，我不客氣的改了一點。可是我到是猜得出你的意思。』

我一翻果然有鉛筆改的地方，這使我心裏有點感激，但也有點不快樂，因為我同她到底還不够這個程度，可以這樣直爽。

『這是什麼？』他忽然拿我桌上那首詩問。

『是一首小詩。』

『詩？是什麼意思。』

『鄉愁。』

『鄉愁，你譯給我聽聽，好不好？』

我於是譯給他聽。

『這的確是一首好詩。』

『因為我昨夜的確感到深切的鄉思。』

這樣她就問我談到中國詩的藝術，以及我家鄉的種種。我於是給她看一點我故鄉的照片，這些照片裏的建築，風景，室內佈景，她看了非常愛好，我就隨便給她幾張。於是我們就談了許多中西人情風俗與趣味不同，我並且告訴她這就是我鄉愁真正的起因。而並非完全為想念家鄉的親友的緣故。

這是我們訂交的開始。以後她就常常來看我了，偶而也一同去吃飯與看戲，或者聽音樂會。

巴黎的冬季常常下雨，下霧，空氣非常潮濕，我房間水汀又太熱了一點，所以我終於傷風病倒。我到巴黎不久，往還的朋友不多；一個人遇到寂寞無聊，鄉思病最濃；病在床上，更感淒涼，睡着時不免夢到家鄉，醒來又不免哼幾句詩。大概是睡了一天以後，黃昏時我在床邊牆上寫了幾行：

「梧桐上新露一點綠，

綠，那是你耳葉上的翠；

於是那黃昏時候的雨，

雨，那是我眼角上的淚。」

第二天凱撒玲來看我，問我牆上塗的是什麼，我告訴她又是一首鄉愁的詩，她叫我翻譯，我勉強把原意講給她聽。

『你常常寫詩麼？』他聽完了天真而高興的問。

『是的。』

『那麼你爲什麼不常給我看。』

『你又讀不懂中文。』

『可是你從來沒有說你是詩人。』

『我本來就不是詩人。』

『可是你的詩時時有詩意。』

『中國的民族是詩的民族，假如說是詩人，中國人民中未爲名利所奴役的人都是詩人。』

她一定要我把詩稿給她看，看了還要我贈。大概從那一天起，她對我的情感有一點變化。

她第二天來時，耳朵上夾一顆綠色的耳星。

「你看我帶這好看麼？」

「不壞。」

「你猜我爲什麼忽然戴這個耳星。」

「是不是爲我牆上的詩句？」我說了指指牆頭。

「不，因爲我想這樣或者可以安慰你一點鄉愁。可以使你的病好起來。」

「可是你的打扮並沒有東方的情調。」

「東方的情調是怎麼樣呢？」

「東方的情調可見於中國的畫境。」我於是叫她在我書架上拿一點中國畫冊頁看看，那幾張冊頁是我動身離開中國，朋友們寫給我留作紀念的。

誰知道從此以後，他就愛上了東方的情調，也就愛上了我。

四

我這樣寫下去，似乎在寫戀愛小說了。所以我不想多寫這些我們相愛的過程。總之，她愛我，我愛她，是一切故事中人生的老調，也只好糊裏糊塗的愛下去。

我病了五天，她一下課，就來看我，把她的筆記讀給我聽，留給我看，她的筆記的確比我記得好，自從我們訂交以來，我的筆記叫她改正早已成了我們的習慣。

自然我的病不久就好，於是天天一同上課，下課，坐咖啡館，看戲，參觀畫展，聽音樂會……似乎有點肉麻起來。

就在那時期，一個星期五七點鐘下課的當兒，我們一同出講堂，在走廊上忽然看見她的青年，她同我介紹了，那就是下。

正似乎在構想一同走，但是她還是跟我一同走了。後來她告訴我，F是她的表哥。表哥表妹是小說的材料，中外原來一樣。

我並沒有考她們的究竟，我們還是同平常一樣。

三天後我就接到了這封約我決鬥的信。

我說過我決定去赴約，我說過我當時有點着慌。我想去告訴凱撒玲，但仔細一想，這是有點懦弱。

於是我想去同一位見過三四次的研究陸軍的中國同學去商量，他是黃埔畢業，後到法國專學陸軍的，放槍一道，當是能手；臨渴掘井，學一點放手槍的訣竅或者比不學總好。

我已經上了車，可是半途里又跳下來；第一因為我與他並非朋友，第二這件事我不想宣揚，第三我想到臨渴掘井並沒有什麼用處，第四，我想生死終究還是命運，第五，就是死，也沒有什麼可怕。

但是回到家裏，我又想去看一個人，那是一個學法律的朋友，我想同他談談，或者有點益處。可是到了他的寓所門口，我又躊躇再三。最後我敲了門，

好像是要買他決鬪似的，我心跳着；廳門的是他的房東，告訴我他不在家，這倒是給我一個安慰，我就安安靜靜地回到家裏。

我決定不告訴一個人，不同一個人討論，也不想有一個自己的公證人伴我，一切自己的生命決定自己來擔負。由我自己把命運賭這一份愛情。我理好一切書籍，物件，寫了一封信給在中國的父母，又寫了一封信給凱撒玲，還寫了一封信給巴黎中國領事館。

中國有許多爲金錢爲女人，爲畏罪而自殺的人都在遺書上說愛國，我第一次動筆也用了這個公式：對父母說這是爲我家姓氏的光榮，對凱撒玲說是爲愛她，對領事館說是爲國家的尊嚴。但是讀讀不像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何必這樣以信取道，乃扯去重寫，如是者好幾次，最後我到底寫些什麼，現在真是一點也想不起來了。總之，我寫好以後，就放在抽屜裏，另外寫了一個字條給旅館主人，讓他給巴黎警察一個乾淨的交代。

五

決鬥的日子終於到了。我三點鐘就醒來，心裏充滿着不安。到咖啡店吃了一點早點，寫一封信給在中國的好友，信裏似乎沒有提起這些故事，只告訴他我當時心中的情緒。

四點一刻的時候，我坐上了一輛街車，到 Bois de Boulogne 時五點過半，我吸着紙烟在 Lac Inferieur 的東岸散步。

五點鐘到了，我還沒有看見 F 的影子；法國人不愛守時刻，這是我所知道的。其實中國也不是愛拘守無聊的時刻之民族，可是對於情敵的決鬥，對於愛人之歉敝這種約會，中國的男子想總是要早許全光吧？

天陰着，有些騎馬的人在林邊撒起急促的蹄聲。我期待着，像雲刻帶龍，風期待虎，像冬眠的蟲兒期待春訊。腦裏擾亂着異樣的情緒與思潮。

有一種戰術，我記起來，那大概是講西洋的拳擊的，就是在開始時用敏捷的姿態，與堅毅的忍耐，接受對方狂浪般的攻擊，使他發怒與焦躁，於是在他焦躁中看到所露出來的紊亂的拳勢，擇其要隘給他一個致命的打擊。那末F的晚到也許就是一種戰術，他要我期待，要我焦躁，要我憤怒，使我的神志潦亂起來，對於槍與劍，在決鬥時可以失去了準確的標的。我這樣想着想着時光才慢慢的消逝過去。

六點鐘，六點半，於是接着就是七點鐘了。

那末F一定失信了，或者他怕死，或者他不過以爲我是可以一駭就倒的，因而我不敢再與凱撒玲來往。但是我來了，這是證明了他的失敗。

這時期裏已經有許多遊艇，有一隻從南面緩緩過來，遠看裏面似乎有凱撒玲與F，不久果然證實了；凱撒玲把着舵，F划着槳，兩人都哼着流行的情歌。

我說不出我當時的情感。憤怒，嫉妒，痛苦，失望混在一起，都在胸中沸着。於是我睜着眼睛。

「凱撒玲！凱撒玲！」

但是凱撒玲竟沒有理我，他們大笑着，轉向西邊去了。我遠遠見下漿，投到凱撒玲的懷裏。

我這時眼前一黑，幾乎暈倒；按着頭出來，登上街車就回到寓所。自然旅館主人還沒有發現我的信，我一到房裏就把這些信燒去，跑到咖啡店喝了許多酒，醺醺的回來，納頭便睡。

醒來不知幾點鐘，人有點發熱，左思右想，覺得自己出來原爲所愛好的學問與知識，但現在爲了這種事情受否，未免太不值得；爲一個假愛我的異族女子，而使故鄉許多真愛我與期望我的親友失望與悲哀，那未免太不知道輕重了。於是決定明天起斷絕一切交際，回到自己所愛的學問中去，並且預備寫

一封調劑的信給凱撒玲。

到咖啡館坐了一回，晚飯後又到舞場去消磨心中的憂鬱，回來已是三時，毫無睡意，乃寫信給凱撒玲，我記不起怎麼寫的，只是情緒很惡劣，當時是將我心中的氣憤都寫到紙上了。最後我寫了從此與她完全斷絕交往。

那時天色已露微白，我睡在床上還是不能成眠，頭很沉重，熱度似乎是很高，我本不知道什麼時候入睡，也不知道醒來是什麼時候。

六

起初我還以為是在夢中，或者是幻覺，我用手揉揉眼睛，才知道的確是現實，凱撒玲帶着豆蔻的淚珠跪在我的床側。

『凱撒玲，我愛你。』

『我不希望再見你，凱撒玲。』

『你不愛我了？』

『我決定不再來愛你。』

『你不是說過永遠愛我的？』

『但是我決定不再對你說了。』

『Z，你可以讓我說說明白麼？』

『用不着，桌子上有一封信給你，你拿着去吧。』

『我已經看過了，我有許多話對你說。』

『那麼你說，說得簡單點。』

『Z，你臉很紅。你在發熱？』他撫摸着我的臉與前額。

『我，不需要你同情，也不需要一個昨天把舵的手今天摸到我的頭上！』

『Z，可以不生氣，聽我把我的話說一說嗎？』

『……』

「Z，你爲什麼不將他約你決鬥的事情告訴我。」

「爲什麼我要告訴你。」

「但是他告訴我了。」

「啊，所以你同他……」

「不是的，你不告訴我就是不愛我。或者就是看輕我。」

「那麼你是愛我，像昨天這樣是看重我。」

「是的，我看重你的生命。」

「我的生命？你說，到底你看重的是他的生命還是我的生命？」

「自然是你的，他是一個有經驗的打手。」

「這就是你看輕我，你怎麼知道我不是一個勇敢的決鬥者？」

「因爲你是一個詩人，不是屠夫。」

「我不要你這樣帶着侮辱給我生命，我寧使死而有一份真正的愛情。」

「你這種想法完全是歐戰以前，甚至是十八世紀的落伍心理。」

「還是什麼話？」

「你有你的家，你有不少愛你期望你的人，你有過人的天才，你……現在你願意爲一個異族的女子而死，這是值得麼？」

「……」我沒有回答。

「我讓我所愛的人這樣死去，我難道對得住你，對得住你的家，以及一切愛你與期望你的人，甚至我自己？」

「但是我有我的榮譽與我自己的精神。」

「實在說，這樣空虛的榮譽都是歐洲中世紀的事物。但是我知道你是固執的，所以我不來勸你。我爲你保存着這個榮譽，現在放棄決鬥的不是你而是他。」

「但是他在愛情上勝利着。」

「不，Z，我不愛他，我愛着你。」

「那末，昨天……」

「無非叫他來殺你就是。我對他說你是一個有名的槍手，叫他……」

「同對我現在說的同樣的一套，我不要這樣的愛情。我要你純潔，忠

實。」

「純潔，忠實！都是什麼？都是中世紀變態的愛情。你要怎麼樣。你要你

自己昨天死去，要我怎麼樣呢？」

「假如你是愛我的，我死了你就一定——」

「一定怎麼樣？帶着你屍骨到中國去，見你的親，見許多愛你的人，做你

的寡婦——這樣是爲你幸福還是爲我幸福？」

「但是這才是愛。」

「這是落後的抽象的，空虛的，或者說是神的愛。可是我們是人！」

『但是你對我這樣說，對他又那樣說，那麼我知道你愛保留的是誰的生命？你愛的到底是誰？』

『兩個生命都該保留。假如他死了，那麼你殺了一個人，殺了一個我的親戚，一個愛我而沒有罪的法國青年，這是應該嗎？假如你死，那麼一個我所愛的人，爲我而這樣死去，這更是我的罪。至於愛，我只是愛你。假如你不相信，那麼讓我們到外國去，到美洲去，到中國去；我跟你跟着你，我可以不見他，我討厭見他，但是我一定要伴着你。』

『好，那麼我們先到英國去。』

.....

七

『親愛的F：讓上帝選擇一個不能並存的二個男子的是事情過去小中的事』

故事了，所以我要親手來選擇，二十世紀的法國西精神是博愛和平與自由，我實行着，F，伴着Z，X月X日下午已經到英國了。C』

在英倫車站上，她寄出這封信。

結婚的理由

「H.A.：出你意料以外的，我同琴妮結婚」。你一定以為奇怪吧，但是給我這份勇氣的還是你……」

——是我，我想，怎麼會是我呢，我在事前一點都不知道，於是我讀下去……」

「你一定不想信，但是你想想你自己所寫的文章……」

——甚麼，為我的文章他才結婚麼？我想着又把那封信讀下去；

「你說：『也許婚姻的幸與完全在婚姻儀式上面，如果儀式是莊嚴美麗與快樂的，婚姻一定會美麗與幸福。』因此，我沒有計較幸福不幸福，我只是計

較十全十美的婚儀。

『現在我應當告訴你，我們的儀式是，十全十美的。那天我們早起，大家穿着素色的衣裳，自己划着小艇，到海口外一個小島上，對着天兩個人默禱了三十分鐘之久，我們預先約好了許多散在全世界的親友同時爲我們祈禱：祖母在中國江南鄉下家庵裏爲我念經；母親在祖先香燭前爲我祝禱；L在南美，D在荷蘭的北部，Y在巴黎，S在柏林，H在南非，W在赤道旅途中；Z沒有親友，因爲我要給你驚奇。』還有琴妮的親友，在紐約，在芝加哥，在加拿大；以及在其他各處的，都異口同聲的在爲我們默禱。這是多麼莊嚴，光榮與美麗。

『所以只要你的話是可靠的，憑這樣的儀式，我們的幸福還有問題嗎？』

『琴妮在叫我出去，我不寫了，祝禱你。 沈沉』

我讀完這封信不覺笑出來，怎麼他的結婚會根據我的文章，那麼我到底甚

麼時候說過這些話呢？

於是我想起那是出於我多年前寫的關於婚姻儀禮的一篇小品文上的。在那裏我對於中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結合，有點誇大的讚揚。我覺婚禮的儀式之鄭重，中西原是一樣的，不過西洋是宗教的證認為根基，中國則以社會承認為根基，我以為儀式的鄭重，是表示結婚不是兒戲的事，中國婚事的禮費，是會使人感到婚姻不是容易的事，而使青年的男女感到從此有一個家的責任。最後我論到結婚是男女雙方犧牲自己，預備孩子出世的事；人類的分別實在有限，甚麼志趣，思想都有點庸人自擾，只要兩個人肯互相犧牲遷就，一男一女終可以成就；如果不肯犧牲遷就，天作之合也不易美滿。觀於歷史上各民族這樣注意婚禮，大概婚姻的幸福完全在婚姻儀式上面，如果儀式是莊嚴美麗與快樂，婚姻一定會美麗與幸福。現在人類對於婚姻儀式越來越看得輕了，西洋因宗教信仰的衰微，中國因家庭經濟的拮据，困陋就簡。所以大家視離婚如兒

戲，稍有不睦，再來一次。其實他們對於家與人生的意義並沒有了解，更談不到發生愛好。

像這樣的文章，不過是談自己一時的偏見，雖然不無真理，但既非絕對，又多誇大。現在沈沉居然說是它鼓勵了他同琴姬結婚。這實在是非常可笑的事。

二

我同琴姬認識比沈沉早，但是認識琴姬的狗還比認識她本人早。那時候我在倫敦。倫敦普通的家宅，屋後都有小園，園裏大都種些花草菓木，前後四家的小園普通祇隔一個籬笆，這籬笆如果壞了，也不常修理。據倫敦的法律：菓木如果伸到鄰家，鄰家就有採摘之權。琴姬住在我隔壁，她家的菓樹直伸到我們園中；但是琴姬於每天早晨在自己的園中打掃她們的菓樹，使菓子落地，

於是叫她的狗從籬笆洞過來搶菓子回去。

我們的房東晚起，起來忙於家務；子女早出晚歸，除了黃昏時候，不會到園裏去散步。只有我，每天早起在窗口做事，起初不注意，後來發現了覺得很有趣。不過也沒有去管這閑事。

可是有一天早晨，我起來較早，在園內散步，看見菓子落下來，我就拾起，狗過來尋不單菓子，於是空嘴回去了；接着我看見樹木更顯搖得厲害，又有菓子落下來了，於是我又把它拾起，但是這次被這狗看見，牠就對我狂吠起來，我就拿我手上的菓子打了牠一下，牠的主人知道這而有人，就叫：

「來，皮兒。」

我才知道隔壁是一個姑娘。而這隻狗叫皮兒。

我於是把這些菓子都拋過去。琴妮於是到籬笆縫裏來看。她紅着臉說：

「對不起，對不起。」但是我說：

「以後你要菓子，我們等它擇正挑給你就是。皮兒會藏壞這兒的花草。」

「菓子麼，你們吃好了。」她說，「皮兒不聽話，他愛亂跑。」

這樣我就認識了她，以後當早晨出門時，碰見了就常常招呼，有時候還一同走一程。日子一多就熟了起來。她一同去散步野遊。但是永遠帶着皮兒，除非是去到戲院或游泳池之類，那些場合是無法帶狗的。

以後我同他常常來往，星期日他常常到那地方去玩。那時沈沉沉是時常來看我的，所以也大家認識了。

後來我去大陸，我把我的房間讓給沈沉沉住，我想這就是他最愛熱鬧的地方。

沈沉沉有一個傳統的東方嗜好，他愛貓。他的房間內養一隻貓，白天陪他讀書，夜裏伴他睡眠。貓的體積少他不少旅居的寂寞。

我們中國人有兩種，一種愛貓一種愛狗；一般而論，男子比較愛狗，女子比較愛貓。西洋人比較愛狗，中國人比較愛貓。在中國，我知道南方人比較愛貓，北方人則愛鳥，蒙古人方才愛狗。現在自然，上海資本家都愛養警犬，保護人身，但這等於出錢僱保鏢，我想他家裏飯桌邊，臥榻旁一定還是貓。貓大概是農家的友伴，牠爲你管穀倉，不爲耗子所偷，空閒的冬天，牠伴你曬太陽取暖。至於狗則是獵家的伴侶，牠愛伴人們到各處去跑。傳習到現在，這兩種動物的確代表了兩種人。

常常有人同我談起，同一個西洋人結婚是不是幸福呢？沈沉也是對這問題有興趣的人。他們都自以爲是知識階級的人，小小的問題都愛引經據典，把他在講堂裏書本中考卷上的知識，以及歷史上的名人專家的名詞都要引用過來；我可對這些不感到興趣，我常常在他們爭論中說：

「我不想信愛貓的民族同愛狗的民族結合會幸福。」沈沉有時候問我；

「你常常同那些女子來往，會不會同她們中一個人結婚呢？」

「會的，假如她們中有愛我的姑娘。」

我聽的都是沒有科學根據的玩話。可是，事實上我的確沒有見過，有西洋姑娘愛我超於愛狗的，

三

沈沉同琴婉結婚消息傳來後，我立刻直感的覺到這兩個人不會幸福的。

暑假後，我從意大利回到倫敦，他們還沒有回來。回來後他們同居於西北區，離我的地方較遠，很少同他們會面。

大概一個月以後，忽然在一個中國飯館裏碰見沈沉，我看他很憔悴，問他同琴婉的情形，他說：

「她同她的皮兒一樣壯健活潑。」

「這樣說來，那麼你的貓是跟你一樣的憔悴了。」我是一句玩笑的話，但是他倒認真地同我說：

「一點不錯，小琴妮現在不像樣了。」

「小琴妮？」我有點奇怪起來。

「是的，我們結婚以後，我把我的貓叫作小琴妮，實在我太愛琴妮了。但是她的狗，天天咬小琴妮。」

「那麼你現在還愛她麼？」

「自然，但是這樣生活總生活不下去。」

我沒有甚麼話說，他約我星期日上午到他們家去吃中飯，幫他勸勸琴妮。我答應了他。

但是星期日沒有到，有一天傍晚，琴妮帶着她的皮兒來看我，我說：

「琴妮！啊，你比以前更加漂亮了。」

『但是我心裏可苦。』

『怎麼啦？』

『沈沉，他不懂我！』

『但是他說他愛你。』

『這沒有用，不了解的愛就是殺人。』

『怎麼？』

『沒了解花的人，天天澆花以過份的水，常常把花養死。』

『那末你不是花，花不會說話，你可以問他說明。』

『說沒有用，他要叫我愛他的貓。』

『但是你愛你的皮兒。』

『是的，我與他也愛皮兒，皮兒不是一隻很好的狗麼？但是沈沉每晚要他

睡在門外。』

『那麼貓呢？』

『貓每夜睡在我們的牀上。他還要狗在門外吃飯，而叫貓坐在我們吃飯的桌上。』

『但是他說皮兒咬小琴妮。』我說：

『自然，這樣不公平，怎麼能怪他咬貓？』

這樣，我知道她們的爭執很簡單，就是貓同狗的爭執。

星期日，我到她們家去，替她們調解。琴妮的意思是把小琴妮叫我養，但是沈沉則要把皮兒送我，這兩個意見一直爭執到下午。爭執到後來，雙方引了不少沙士比亞與聖經，還是解決不了，最後，我看看情形，覺得實在有點出不了門，天又晚了，明天還有事情。於是我只得犧牲自己，應承把皮兒與小琴妮都留我來養。

這樣終算解決了她們的問題，我帶着皮兒同小琴妮回我自己的寓所。

我白天要出去，這份差使自然交給房東，我講好價錢，叫沈沉每月來付。問題似乎都解決了。但是這房東也是愛狗的人，不久小琴妮更加憔悴了，沒有辦法之下，我把皮兒送到另外一個朋友地方，她們也是愛狗的人，正需要一隻狗，不用出錢就養了下來。

於是問題都解決了，我想沈沉與琴妮一定也沒有別的爭吵，可以快快樂樂過日子了。

四

但是，出我意料以外的，兩個月以後，沈沉來了一封信，叫我星期日早晨一定到他們家裏去一趟。因為這些天琴妮同他實在吵得太兇了。

不錯，星期早晨我到的時候，他們還在吵架，我不好意思驚擾他們，坐在走廊上等着，聽他們在裏面鬧。我聽見沈沉說：

「……那麼你爲甚麼要嫁呢？」

「嫁你？唉！我以爲你會同皮兒一樣好，誰知你會這樣殘忍，叫我像小琴奴一樣伴你在房裏。」這是琴奴的聲音，於是沈沉也興奮地說：

「你只想學皮兒，整天到外面去走。」

「不錯，我愛牽着皮兒在馬路上走。你知道我的嫁你也是這樣起國的。有一次我看見一條顏色可愛的領帶，我想我爲甚麼不嫁一個丈夫把這領帶套在他的頸上，帶他到馬路去走走呢？那時候你每天約我野餐遠足，所以我把牠送給你，你就嫁給你了。」琴奴用響亮的聲音在說。

「好的，好的；你要我帶你走，但是我要你像貓一樣的在家裏伴我，在座上升我；使我在房裏不孤獨，在牀上不寒冷……」

「這樣，我老實告訴你，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能夠生活下去。」

「對的，我們生活不下去。」

『沉沉，爲大家幸福，我想還是離婚吧。』

『好的，讓我們離婚，但是我是愛你的，那一天你要家的時候，你再來找我。』

我就在這時敲門進去，進去了自然勸他們不要意氣。我說：

『你們想想，你們結婚的時候，有多少人爲你們祈禱祝福。』

『但是我們現在覺得離婚比結婚幸福了！』他們都這樣說。

不錯，他們倆都在受罪，離婚的意志都非常堅決。這是一件沒有辦法的事了，我想。於是我來替他們調解的目的，竟變成替他們離婚了。

事情終算還不麻煩，當天就完全談好。第二天我把皮兒同小琴媽送到他們那裏。他們已經理好東西預備分開了，琴媽帶着皮兒，大概住到岳母家去；沉沉呢，三天以後才尋到地方搬家，從此他又一個人同小琴媽生活得很安靜了。

五

這樣看來，似乎我的婚姻儀式是靠不住了，像他們這樣鄭重的獨創的唯美的儀式，叫全世界的親友爲他們祈禱，都得到這樣不完滿的結局，那麼我還有甚麼話可以說？許多朋友因此都說我的理論害人。我說：

『但是他們爲甚麼不想戀愛？的民族不能同愛狗的民族通婚呢？——這也是我說的話。』

可是事實竟出我意料以外，兩個月以後，琴妮又帶着皮兒來看我，我看她精神不很好，好像有話要同我說，但坐了半天還是不說，非常沉默的坐着，這在她是很難得的事。我本來這問她一些普通的話，但是她終是無精打采的回答，於是我也沉默了。最後，我翻翻報紙，打破這沉悶的空氣，說：

『讓我同你去看看影戲吧。』

『不。』

『那麼外面去走走。』

『不。』她說，但是實在沉默久了，她站了起來，說：『也好。』

於是我伴她出來，在公園裏走了許多工夫，看鳥在樹上叫，鳴在水裏遊，孩子在地上嬉戲，但是我們可大家沉默着。

出了公園，她還不同我告別，我覺得她終有甚麼要說似的，於是我帶她到茶室裏。在角落的座上，我注視着她，問：

『琴婉，我看你終有心事似的；你儘管同我說，只要我能力所及，爲你做甚麼事都可以。』

但是她沒有說先哭了。於是我安慰她，我說：

『不要難過，我們是老朋友了，甚麼話都對我說吧，如果有甚麼秘密。我一定不同人說。』

『我……』她於是囁囁着說：『請你告訴沈沉，我已經有三個月的……』

『啊！』我說：『我先賀賀你。』

『你還要開玩笑。』她說。

『你不要誤會……』

『你知道，我國異國人有孩子，於我所處的社會是極為不便的，將棄尤其是孩子的前途。』

『這都不是問題，我去同沈沉說，一切保在我身上，明天我替你們看房
子，你們立刻可以恢復以前的生活。』

『你以為沈沉……？』

『決不成問題，決不成問題，但是皮兒……』

『這不要緊，我可以留在母親家裏的。』

她立刻變成很快樂，我用汽車送她到家後，即時去找沈沉。

沈沉聽了非常高興，原因非常簡單，因為他在爭論異族通婚問題時愛用一種優生學的學說，以爲越遠的通婚越會有好孩子的。他高興得立刻買鮮花，去找琴妮。我們他們找房子。第三天就搬了進去，找爲生。大家都很興奮的活着。

這樣，我終算看他們安居下來了。

六

後來我回國了，生活繁冗，好久沒有給他們信，他們也不知道我的地址，但是上星期出我意外的由書店轉來一封信，正是琴妮的筆跡，原來他們已經到了上海。

我趕快去看他們。他們倆都很快樂，孩子長得很美，黑髮藍眼，筆直的鼻梁，白皙的皮膚。但是奇怪的他們叫他皮兒。

「皮兒？」打開。

「是的，我們叫他皮兒。」琴妮說。

「那麼你的皮兒呀？」

「他呀，沒有帶來，我送給一個愛狗的朋友。」

「啊，」我對沈說：「那麼你呢，你的小琴妮？」

「沒有帶來，我送給小劉，小劉是我在倫敦的同學，也是愛貓的人。」

「我希望小劉不要再同你的朋友戀愛了。」

「怎麼，他們已經很好，我們這樣不是很幸福麼？」

「你想想當初看，」我說：「要不是我……」

「還因為皮兒。」琴妮指指膝上的孩子說。

「不。」我說：「這因為你們有一個鄭重的，獨創的美麗的儀式。」

「不。」沈說：「這因為母親同祖母為我們祈禱，祝我們早生美麗的孩子。」

子。」

『是的。』琴妮說：『我不再想帶着皮兒臨馬路，我要在家裏管皮兒，等他長大了，我買一條美麗的領帶套在他頭頸上，帶他到街上去。』

『那麼你也不想你的小琴妮了？』我問沈沉。

『自然。琴妮現在已經肯每天在家裏等我伴我了。』

那天我在他們家吃飯，回來想，覺得這倒又證明了我儀式論的真理。

昨天我請他們吃飯，但是琴妮沒有來，原因是皮兒有點不舒服，我同沈沉說：

『現在你們應當快樂了。婚前愛貓愛狗都是變態的。丈夫應當愛妻子，妻子應當愛孩子。』

飯後我約沈沉去聽音樂會，但是沈沉說沒有同琴妮說過，一定要回去。我自然也不勉強，笑笑送他上車就向他道別了。一九四〇，八，一二，中午。

英倫的霧

一

爲響應對於西班牙人民的同情，我們這個藝術同志會預備舉行一個藝術會，將全部的收入捐贈給西班牙的難童。

這藝術會預備舉行三夜，預定的節目，除音樂歌唱舞蹈外，有一個話劇，此外是繪畫作品展覽，這些作品發售的收入，也是捐贈給西班牙的難童的。

那時恰巧一位印度藝術理論家回到倫敦，他本在大學裏講學，這次考察兩年，期滿回任。藝術同志會本來想請他講一次東方藝術的特性，因此就請他在藝術會裏舉行，就算作三夜藝術會的第一個節目，除這個演講以外，第一夜有二個英國小姐的高音歌唱，一個英國青年的提琴獨奏，還有一個印度小姐的

鋼琴獨奏，一個法國小姐的豎琴獨奏，最後的節目有幾個小姐的舞蹈，其中有一個中國小姐，現在讓我介紹給你，那就是我結婚四年的內人。第二夜是一個西班牙的三幕劇，我們用英文來演出的，我的妻也是主要角色之一，第三夜是一個是以裴多芬第三夜響曲為主的音樂會，妻是第三級小提琴之一員。

藝術同志會人數並不多，這次又是一個業餘捐款的會集，所以兼藝的人並不是我妻一個人，但是其餘的人所兼的卻是音樂或舞蹈與戲劇兩藝，而妻則兼兩三藝。不知是否為這個原因，這是我妻的舞蹈，的確有絕自誇一樣的佳妙，將希臘與中國的精神融在一起之故，於她舞畢的時候，獲得了不少的掌聲與花束。

當我妻還未進化裝室的時候，侍者送了許多束進來，其中有一束鮮艷的牡丹，在卡片裏寫着這樣的話：

「小姐：爲一個東方小姐對於西班牙兒童的熱忱是我們全場人民都有的敬

仰，但是能在你天才的表現之中，看出你內心對於西班牙兒童的熱忱，那恐怕只有，恕我這樣冒險，只有我一個人吧了。假如這不是太冒昧的話，我希望明天上午在海德公園門首繼續和你談談。 拍斯布莎。」

我看了覺得非常好笑，當我妻進來的時候，我笑着同她說：

「這是你最大的勝利。」

妻接着這張卡片看而又看，她像很被感動似的，說：

「這到是一個真懂得我舞蹈的人。」

妻時常不佩服我對於藝術的見解，就因為我對於她的舞蹈不覺得有甚麼了不得的地方。我終覺得她不過是有點小聰明的人，對於音樂戲劇舞蹈言語的技術都很容易學會，但是並沒有甚麼天才，可以使她有特別的成就。妻自認對音樂戲劇不過是業餘的愛好，對於舞蹈她可以有了不得的成就，而且現在已經到了不是像我這樣對於舞蹈無修養的人可以看出她好處的境域。她自然還沒有在

各處表現，不過她的教師已經看出她的天才了。據說她的教師對於學生有三種態度，一種是明知道學生不會有甚麼成就，對他非常放任客氣，做不到的地方也非常原諒與和善；一種是還沒有發現這個學生的天才，但也絕對不否認他在努力之下可以成就的，則對她們作一定規則的嚴厲；還有一種是已經肯定認為有天才的人，則是和善與嚴厲並施，那就是說和善的時候特別和善，嚴厲的時候特別嚴厲，在我妻所入的校中，以第二種學生為最多，第一種學生也不少，第三種則只有我妻與另外一二個人吧了。這就是我妻自傲的地方，而今夜則是第一次在校外碰到一個認識她天才的人，而且從她天才之中，看出了內心的感情與熱誠，自然他是認為了不得的知音了。

『那麼你明天上午去會他了？』我問。

『自然，假如你肯陪我去。』

『我怎麼會不肯陪她去呢？』

那天是十月初，霧濃得三尺內看不見人。就在海德公園面前的霧中，我們會見了這位西班牙青年，他有壯健的身格，發光的眼，紅色的眉髮，我對於世事常看不出甚麼是奇異，所以對於這位青年也覺得是平常得很，妻把我介紹給他，但是竟沒有介紹我是她的丈夫。他第一自然誇讚她的舞蹈，後來他就介紹自己了。

原來他是一位西班牙的新聞記者兼畫家，他領導一羣青年的畫師，畫了許多西班牙戰爭的種種相，在英倫出賣，賣回去的錢捐給政府也已經不少了。

在這番談話以後，他自願把他的作品加入藝術會發賣。這自然是我們所歡迎的。

中飯他一定要請我們，飯後二點鐘的時候，我們方才走開，約好我們在四

點鐘的時候在藝術會等他，他要把他的作品送來。

他的作品有許多幅是很可取的，布局取材以及大胆色彩的運用，表示他是二個熱情愛新奇的人，但是線條方面有許多地方太取巧一點，不够功夫。他似乎很歡迎我們批評似的，尤其對於我妻，最後他把我妻所認為歡喜的贈送給她了。

夜裏的話劇是我導演的。戲散後我們只見這位畫家的花籃，沒有看見他。但是第二天下午我們收到他給我妻的信，批評她戲中的角色不合她的個性，這是導演的過錯。假如不因此是東方人而來原諒的話，這戲不能算是十分成功的。最後他特別又提起妻的跳舞天才，勸她努力在這方面發展。

第三天，柏斯布沙下午就來了。說他已經寫了一篇關於藝術會的種種的文章，預備寄到西班牙報紙去發表，他把原稿口譯給我妻聽，對於妻的舞蹈藝術，有過份的誇張，據他的意思，西方的戲劇與音樂藝術無可取法於東方，但

是繪畫與舞蹈可以取法於東方的地方頗多，在這位東方姑娘身上，他已經發現她的確在西洋現代舞蹈之中，加入了東方古典凝厚的色彩了。最後，他感到如果西班牙的舞蹈能夠同東方的結合，一定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

夜裏音樂會過去後，他又來信勸我妻專於舞蹈上努力。這些批評與勸告，我在妻子的眼中已經看到是深深地打動了她的心了。

大概她們倆通信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妻住在學校裏，離我的寓所很遠。平常除了到學校去看她，只有星期日有時候可以會面。這因為到學校的動源非常嚴格，我呢，似乎也終抽不出多少的空閒。所以自從那次舉行藝術會以後，我們會面的日子又很少了。在這短促會面的時間中，我們從來沒有談到柏斯布夢過，因為，實在說，我也已經把他忘記了。

但是他的交往是繼續着，青年男女交往的繼續就是感情增加的表徵，但是我從他們情感的表現中，發現到他們交往的繼續的

這是在那位印度藝術教授的一個茶會裏。那天座中都是我們藝術同志會的會員。妻與柏斯布莎似乎談得非常熟稔與投機。我不知道他們在談些甚麼，因為招待我們的那位印度教授的女兒，叫做薩芝的，不斷的同我談上次藝術會裏的節目。薩芝的母親是英國人，她同她母親一直住在英倫，所以是一個十足的倫敦姑娘。

二一

要拘束自己的太太的交友，以表示自己太太的忠貞，這是中國傳統家庭所慣用的，這些家庭是不但要禁止年青的媳婦不交男友，而且還要她與整個的世界斷絕關係，不允許她進學校，謀職業，要叫她在家裏看管鑰匙與錢包。有錢的人家還要用親鄰的牌局，有害的嗜好來束縛她的身心。我家對於青年的婦女，雖沒有用這種愚民政策來束縛，但是對於妻在英倫學舞蹈則是反對的。原

因自然是以爲舞蹈終不是正當的學業，而是會使性情浪漫，習慣奢侈的事情。我自然不相信這點，但是現在事實上表現着妻正開始在一段狂風暴雨的浪漫史裏漂流。

許多人來同我談起，說在甚麼地方碰見同柏斯布莎在一起，我終是裝作若無其事的，說：

「是的，我知道他們常常在一起。」

其實我並不知道，妻有好幾個星期不會我了，上星期我約她，她推說很忙，約在下一個星期日早晨到我地方來，我正在等這個日子，想詢問她這一件事情。

於是這個日子終於到了。我說：

「聽到外面的謠說，我終不是高興的。」

「那麼難道你對於我的交友都要干涉麼？」

「那麼你們的感情還只在友誼的階段麼？」

「自然。」

「你不撒謊？」

「爲甚麼撒謊？」

「那就很好，只要你對我不撒謊；我一定尊重你任何的感情。以後一切請你明白同我講。上次你說你忙，你是不是撒謊？事實上那天你已經約好了柏斯布莎。」這不過是我的臆測，但是竟是實事，她說：

「是的，這因爲我同他約好在先。但是我說忙，也並不是撒謊。」

話是這樣終止了，但自從那次以後，妻的確不再同我撒謊，凡是她問她的，她都告訴我，雖然我要她給我看柏斯布莎給她的信，她是拒絕了。

妻雖然告訴我对柏斯布莎不過是一個朋友，但是她的感情的變化是顯然的，她時常對我稱讚柏斯布莎的天才與趣味，看見別人的畫作終愛用柏斯布莎

的來比較。我覺得這種感情非常可笑，但因此使我感到同妻在一起是一件極無趣的事情了。

寒假到了，妻搬來同我住在一起，現在可以看出她的環境與行動顯然是陷於兩盾痛苦之中。我爲不願看她這種情形，對於她同柏斯布莎的約會，我一概不問不聞，我每天出去拜訪薩芝姑娘。薩芝家裏婉客，座上都是青年的藝術家，自從她這門招接藝術同志會會員以後，會員與訪客現在都是清真的賓客了；薩芝姑娘有英國人的冷靜與印度人的自然，我同她在一起沒有感到誘惑與威脅，只覺得舒服與自然。同妻的緊張，焦急，憂慮，興奮的空氣剛剛相反，這所，使我感到一個說不出的快樂。但是妻竟疑心到我愛上了薩芝，她說：

「你是不是愛上了薩芝？」

「你真是有點神經病，」我說：「怎麼一天到晚老纏着愛呀與不愛呀的問題。」

『至少你現在不愛我了。』

『算了。』我說：『我們已經是人家的父親與母親了。老是愛不愛的難道不肉麻麼？』

我們的孩子在中國，這是妻所常想到的。她說：

『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孩子，所以我們應當相愛。』

『假如我們沒有孩子呢？』

『我的意思不是這個，……』她吞吞吐吐說了半句。

『你儘管放心，我不會虧待我自己的孩子。假如你愛上了柏斯布莎，你儘

管跟他去就是了。』

『你怎麼說這樣的話？』她頰傷地說：『不瞞你說，柏斯布莎正愛着我。』

『這個我知道，』我說：『這不是一天一日的的事情了。恐怕第一次當他看

你舞蹈的時候，就愛上你的。』

『是的，』她說：『他是這樣同我說的。但是我說我不能愛他，只能同他做一個朋友。』

『那不是很順流麼？何必還老同我講呢？』我說完了翻我手頭的書。

『別看，』她似乎生氣的說：『我覺得你對我真是一點情愛都沒有了，有丈夫知道別人在追求他的妻子一點不關心像你這樣嗎？』

『我有甚麼可以關心，你不是我的未成年的女兒，你已經是一個三歲孩子的母親；別人追求你是你的事情，你不想跟他，我叫你跟他辦不到；你想跟他，我叫你不跟他也辦不到。我可以告訴你的只是你如果要跟他，對於我們的孩子你可以放心，我不會虧待他的。』我換了一口氣說：『那麼你要我關心是爲甚麼呢，是不見要在你們的浪漫史中更加上一點浪漫的色彩，要我在你們的戲裏做一個配角來增加你們的戲劇性呢？』

『但是爲甚麼要我對你不撒謊，隨時把實情告訴你？』她說：『而現在

又不願意聽我的報告！」

「我要知道實情就是省得你對我誤會，」爲我要怎麼妨礙你的自由。而且我多問你，你就要生氣，所以我不再管你們的閒事。」

「但是我現在陷於痛苦之中！」微喟地說。

「有痛苦才是戀愛。」

「我要的就是他一定要愛我，我只想同他做個朋友。」

「那麼同他做個朋友就是。」

「但是他不肯，他一定要愛我。」

「那麼不同他來往就是了。」

「我也想過，但是這是不可能的。他在藝外上是我難得的知音。」

「那麼我有甚麼辦法？」

我說完這句話放下書拿帽子了，我戴上帽子說：

『我希望你以後不要同我談這件事。』

我隨即出去了，回來的時候，妻還沒有回來，她回來好像是十二點，很痛苦似的躺在牀上想着。第二天看見她失眠的眼睛，我覺得又好氣又好笑，沒有同她說幾句話我就出去了。

四

日子有晴有雨的過去，妻也時喜時愁的出去回來。

有一天，她很快樂似的好像把甚麼問題都解決了回來，興沖沖的對我說：

『好了，他答應我同我們做個朋友，明天到我們家來吃飯，請你答應我明天不出去。』

『但是明天我也有人請我吃飯呢？』我自然是撒謊，笑着說。

『那末你太沒有誠意了。』她說了好好壞壞求我明天等在家裏，我終於答

應她了。

第二天一早她自己買菜燒飯，足足忙了一上午，這一份情熱是遠比招待自己的父母要熱心許多的。

但是十點，十一點，柏斯布莎還沒有來，她於是不時到門外去望，一直到十二點，柏斯布莎還沒有影蹤，她實在有點焦急了。

大概十二點半的時候，郵差送來一封信，自然就是柏斯布莎寫的，信很簡單：

「我只好失信了，因為我的情感不是那麼一回事。假如你肯的話，下午希望你到舊約處來會我。 柏斯布莎。」

妻把信給我看，我看完了，沒有說一句話，拿起筷子吃我自己的飯，可是妻是陷於焦慮與不安中了。

飯後我就出門了。夜裏回來不早，妻一個人在痛苦中默坐。

「消息似乎是很不好了？」我說。

「妻突然把頭倒在我的胸口，哀求似的說：

『你可以幫我擺脫他麼？』

『我有甚麼力量呢！』

『你有，』她說：『你帶我到別處去好不好？』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說；『別處同這裏一樣，你要見他，到天邊也會想到他，你要不見他，在這裏也可以不見他。』

『但是在這裏我不能不見他。』

『那麼哪裏都不能不見他。』

『……』妻沉默了。

其實我的話或者不對，但是事實上像妻這樣的心境，我同她在一起真是一件太痛苦的事情。她似乎極力要用我排擠柏斯布莎，可是我不是情人時代的

我，我對她已經沒有過份殷勤的心境，結果，我越同她一起，她越會感到我的殘缺，也就越會想到柏斯布莎的。她沉默了，我也沉默了，拿起一本書，但剛要翻開的時候，又放下了；

『那主說我回國吧。』

『你難道不願你的舞蹈天才了麼？』

『……』她於是又沉默了。

第二天我們沒有說甚麼，大家一早就出門。

自然我還是在去訪薩芝，因為那裏我是唯一的慰藉。

最近薩芝同我的情形也略略有點變化了，本來我們終是同座上許多客人在一起的，但是現在因為薩芝的父親新購置一輛汽車，薩芝要為教他開車，一切技術在剛剛有點學會的時候，興趣常常會特別高，所以近來，幾乎天天伸到出門，雖然有時帶着一二個青年男女在一起。

那天一到她家，她就約我出去；沒有第三個人，街上都是霧。車燈開亮了，才見我五尺以內的人影，所以我把車駕得很慢。這是我們的習慣，每次終是由我開得空曠地方由她來練習駕駛的。她坐在我的旁邊，也不知道怎樣談到我的妻，她問我我妻在學校裏怎麼樣？我告訴她妻現在同我生在一起，這使她很奇怪了，怎麼我每天可以一個人出來來伴她呢？我於是詳細把我妻的情形告訴她了。她說：

「那麼你難道一點不妒嫉麼？」

「沒有，的確一點沒有。」

「奇怪。」

「我自己也覺得奇怪。」

「除了你也愛了別人，這是不可能的。」

「愛了別人？像有一個靈魂飛進我的頭腦，我想我真非是愛上了薩芝，

當我這樣想到時，抬頭望見薩芝烏黑的眼珠，我發瘋似的喊出：

不錯，不錯，我，我是，我是……」

「是的，你愛上了我。」薩芝用冷靜莊嚴的態度說，眼睛發着奇異的光彩。

「那麼，你……」我說不下去的時候，她又冷靜地繼續下去了：

「我麼？我自然很喜歡你，你是我少不來的朋友。」

「也只是限於朋友麼？」我問：「那麼爲甚麼要提醒我愛了你呢？」

「你以爲男女之間有這麼些理由可以尋麼？」她笑笑說：「讓我來開吧，你再開下去要撞人了。」

.....

五

夜裏，我在薩芝家裏吃飯，飯後出來，想想雖然薩芝的話沒有說下去，但是薩芝的愛我似乎是一件可以肯定的事了。

回到寓所，妻已經回來，正燒好咖啡等我，我進去了她，一聲不響，等我坐下來，她給我一杯咖啡說：

「我想實在對你不起，×。」

「你絕對沒有對我不起。」我說。

「因為我已經承允了愛他。」

「你本來早就愛他的，早在他是你觀衆的時候，」我說：「所以你不承認的原因，只是爲我們的一個孩子。」

「你是再聰敏不過的，」她說：「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讓我脫離你。」

「是的，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我一點也不怪你。」

「但是我終覺得對不起你，你一直對我很好。」

「人待人應當是好的，我待你好，你不一定要永遠做我妻子。」

「那麼我們大家寫一張好麼？」

「好的。」我說：「需要到領事館去證明麼？」

這隨便你，我們都互相相信，這點手續有沒有是沒有關係的。」
這樣，我們寫好離婚的手據。我問：

「明天就去結婚麼？」

「不，後天我同他走。」

「走，到那裏去？」

「到西班牙去。」

「蜜月旅行了？」

「是的，看看西班牙的爲自由的流血，作爲我生命的紀念。」

這次她的確下了決心，說完了就開始理東西。但是我知道她心裏是不安

的，因為在牀上她一直沒有入睡。

早晨三點鐘我醒來看她正熟睡着。不知怎麼，我們過去種種集到我的眼前，我有說不出的情感，帶我自己到憂苦的深淵，我禁不住自己的淚滴了。

事情自然已經無法挽回，但是假如我離開丈夫的立場爲她想，她之跟這個男子到底是有點冒險的。事實的究竟，我也不詳細，究竟這位西班牙青年是真愛她呢？還是同她玩玩吧了。妻不過二十歲的孩子，在異國，我到底要盡點保護人的責任，那麼我最限度的責任對於這個男人是否真愛她，終應當知道一個究竟，愛情固然不是不變的東西，但是真愛她的人，將來終知道爲她留一點幸福的餘地的。於是爲要知道這一點，我立刻披衣起牀。我要去看他去。

清晨的寒冷是侵人的，霧瀰漫着滿街，不知爲甚麼我忽然變了念頭，坐上街車，沒有去處，隨口就說出薩芝的地址。

薩芝自然還沒有起來，在霧中我竟忘了時間了，到了那邊不知着落，最後

我向警察的警家借了薩芝的汽車，我隨即駕了出來。

似乎並沒有遲疑，我一逕開到柏斯布莎的寓所。他也還沒有起來，我敲進去了，他當時很驚異，但隨即非常有禮的招待我了。我說：

「很對不起，我這樣早來打擾你。」

「不要緊，我時常醒得很早的。」

「我今天來拜訪你，」我說：「是關於我妻同我離婚的事情的。」

「啊，那都是我的不好，」他說：「但是……」

「你沒有不好。這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說：「不過我希望的是你以後能使她快樂。」

「自然，」他說：「這是我的責任。我愛她，這是實情。」

「是的，」我說：「這是我沒有會見你之前，就知道了的。」

「沒有會見我之前？」

『是的。』我說：『當我第一次讀到你花束卡片上的字句。』

『那麼你可以放心了。』

『我是放心的，』我說：『但是她的家，你知道她家裏只有她一個女兒。』

『那麼這是她的事情。』

『但是她家裏把她交給了我。現在是在異國，我要盡保護人的責任。』

『那麼你打算怎麼樣呢？』

『我在幾月以前就有信給她家。』

『……』他注視着我。

『她家已有回信給我，叫我無論如何送她回國。』

『送回國？』

『是的，』我冷靜地說：『但是我尊重你對她的愛情，我不能這樣做。我

要這樣做，必需徵求你的同意。』

「這個我很感謝你。」

「我現在要知道的，就是你到底愛她那一點呢？」

「我整個的愛她。愛情原是盲目的。」

「但是盲目的愛情是靠不住的。你應當知道她跟了你，你自己會有幸福麼？」

「我不計我的幸福，我要如幸福。」

「但是假如你不幸福，她怎麼會有幸福呢？」我說：「她不是甚麼天才，也不是甚麼超人。你是藝術家，一個祖國正在流血的藝術家，你的一生將是無底的爭鬥，現在叫你負擔着一個人的幸福的命運，在你是幸福麼？」

「這不是邏輯，這是愛情。」

「但是這裏不是愛情。我已經同她離婚了，現在只是代表她家裏來說話，她家裏是富有的，她是享樂慣的。但是家裏的富有於她沒關係，她家裏把媳婦嫁

出了就算，這享樂慣的慾望，要由丈夫來負擔，所以離婚在我倒是最幸福的事情。我可以坦白地說，我們都是藝術的同志，我們終身的理想還在我們的藝術。現在她家裏要我送她回國，說是不管我們離婚了沒有，也不管她跟誰同居，他們要她回國，並且還寄來一百鎊錢，叫我把她和同居的人分開。現在你們雖然還沒有同居，但事實上快同居了。所以我負着這個使命到這裏來，給你一個忠告。據我爲你着想。你還是接受這一百鎊錢將她拒絕了，於你最合算……」

「你這是甚麼話？這樣對我侮辱！你以爲我的愛情只是一百鎊的代價麼？」他站起來，堅決地說：『不可能，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那麼，隨便你，」我也站起來了，說，「現在讓我告訴你正面的事情。還在我那裏實在陷於極痛苦的情形中，我想，你最好同我一同去，早點把她接出來。」

「好的，」他說完，立刻就準備出門了。

六

有人說倫敦的霧使英國民族有冷靜遠見的特性，使英國產生了有才幹遠識的政治家與外交家，也有人說東方的島國之所以不能有英國這樣的氣度持久性與力量，沒有英國這樣有序的議會與公開的政治，就因為東京沒有這樣的霧。不知是不是因為那天濃霧的緣故，我在車上驟然發生新奇的念頭，我把車子駕駛得很慢，我說：

「現在讓我告訴你，我剛才所說的都是假話。不瞞你說，我是不認同我妻分開的。」

「但是藝術同志會的朋友都說你同薩芝有了特別的感情。」

「但並不如你同我妻這樣浪漫的感情，」我說：「浪漫的感情是自私的感

情。在東方是沒有的。在東方，愛情是犧牲，在西方則是打獵。現在，我告訴你，這是我爲妻犧牲的時刻了。」

柏斯布莎鎮靜地坐在那裏，不響也不動。於是我又接下去說：

「我再三考慮，妻跟你去是絕對不會幸福的，你也不會幸福。所以，這裏有兩條路你可以選擇，一條請你放棄我的妻，拿這裏一百鎊的錢走你的路……」

「還有一條呢？」柏斯布莎閒適而幽默的笑。

「還有一條是：我要用十倍的速度，將這車子撞在倫敦橋的鐵欄上，賭一賭我們倆的命運。」

「我選擇第二條，」他鎮靜地說。

「好，」我說了把車速加上四倍。

大家沉默着，車燈撞開霧直射過去，倫敦橋的影子已經在我們面前了。

烟。

我把車的速度再加了一倍，側面看他的神色，他竟毫不抖動的抽着他的紙烟。
一棵黑色粗柱的影子電一般的向我車窗撞來，時間已繼在這千鈞一髮之間了，我突然收住我的車子讓他向斜面滑過去，這是我駕車技術最深的試驗，也是我對於這位陌生西班牙青年最深的試驗，但是他竟毫不變色的笑了：

「那末你胆怯了？」

「不，」我說：「這不過是我對於你情感的測驗。」

「那麼現在怎麼樣呢？」他伸伸他曲着的腿說。

「你勝利了。」我再不說甚麼，把車子駕駛到我的寓所。

妻正在理她的東西，看見我們兩個人，她有點不安了，但是從我們的態度中，她又得到了慰藉。我說：

「我想今天你跟他去，也許比開庭好些。」

『在我是一樣的，』妻說，但隨即拿一本照相簿說：『把這個給我吧。』

『自然，這本來是屬於你的。』

此後我們大家都沉默了，二十分鐘以後，我送他們上了街車，同他們客氣地握別了。車身在霧裏沉沒，但是二條車燈的光芒似乎還在霧裏震動。

我沒有回到房裏去，隨即駕車到薩芝地方。我不知道我的面容到底是變成怎麼樣，弄得薩芝全家都驚奇了。在深濃的咖啡杯前，我把詳細的經過都告訴她們。

他們對我們都非常同情，知道我是其中最苦的一角，還知道我回到原來的寓所是再無力量來支持了，謝謝是這位教授的好意，提議在他們家裏撥一間房租給我住，使我可以天天有友朋與圓融的生活。……

從此我就成了薩芝家的房客。

讀者可以預料到的，是我與薩芝感情的激增。但是這裏可是沒有浪漫的熱

烈的戀愛生活。平和安靜開通的安慰，使我更加緊了我的學業與工作。這自然不是我的涵養，冷眼的觀察對方的情感與人格，是薩芝的專長，因為她是倫敦的尋墓黨陶出來的人。

於是第二年暑期我們訂婚了，但是在宴請藝術同志會會員的茶會中，正當我們在甜笑歡談的當兒，突然進來一個不速之客，這使我們全座都驚奇了，尤其是我，因為進來的不是別人，而是我的前妻。

她態度是鎮靜的，面孔是冷澀的，人是清瘦了，眼睛中帶着西班牙的情熱，我敢說她比以前更美，因為她的感情與氣度好像比以前深刻許多了。

她向大家招呼，沒有說甚麼，眼睛望着我。我驟然意識到她的意志，於是她過去帶她到我的房內。我說：

「這是怎麼回事？是他遺棄你了麼？」

「柏斯布莎死了。」她冷靜地說。

「死了？」

「是的，致死的原因是他工作的熱忱與勇氣。」

「在被轟炸中死的麼？」

「不，在巷戰中。」

「唔……」我陷於悲悼之中。

「但是，」她說：「這是我的愛鼓勵了他的人生的熱忱與勇氣。」

「也許？」我說：「但是這也是他過份浪漫的緣故。」

「過份浪漫？你這是甚麼意思？」

「他太富熱情，他要刺激，他要震動，他要在晴天白日之下，聽一聲雷聲，他每天期待，尋覓，這是他愛你的緣故，也是他致死的原因。假如他不去找戰爭的刺激，他會厭倦你的愛情……」

「也許，但是我的愛他，完全是爲倫敦的霧。」

「倫敦的霧？」

「是的。」她說：「我在倫敦的霧中看他，期待他，等候他，同他會見，同他一同散步；使我的視覺迷糊，情感濫泛，理智消失，意志堅強，使我只見對方的情感，沒有見到對方的人。」

「你是說你並不如你所想的愛他。」

「是的，」她說：「離開倫敦我就覺到。」

「那麼你一直跟着他？」我奇怪的問。

「因為我感到，他要我支持他緊張的工作與出死入生的生活。他在法西斯的炸彈砲火之中，為人民的自由與生存而奮鬥。我為甚麼不願克制一點自己。」

「好的，」我打攪開這些空虛的問題，我說：「那末現在你打算怎麼樣呢？」

「我回國。」

「但是你知道今天是我與薩芝訂婚的日子。」

「我知道，進來時候傭人同我說過。」她說：「不過你放心，我並不想再跟你，我也不見得再愛你，我發現我現在所最愛的只是我的孩子，我希望你給我。」

「但是你的舞蹈的天才呢？」

「爲我的孩子，我要犧牲，」她說：「我要立刻回去，一個人，我要一個人。我來這裏不是爲甚麼，除了向你耍那個孩子外，是爲錢，我需要盤費。」

「好，」我說：「沒有問題，甚麼我都可以答應，但是現在請你快樂起來，因爲這關聯着這裏茶會的空氣。」

「自然，」她說着就走出去，又回過頭來說：「我們說了這許多工夫。薩芝不會多心麼？」

「不會的，」我在她的後面說：「要是總要多心，她不會同我訂婚的，英倫的霧把英國的女子薰陶成冷靜，沉着，涵蓄，敏慧，遠識，不充足，不莽撞，不後悔，無熱情的動物。她是這個典型的代表。」

「但是英倫的霧把我迷糊了，牠使我不安，使我瘋狂。」

「是的，」我說：「因為你不是從小薰染的，你是一個旅客。」

七

薩芝果然一點沒有多心，我把一切同她說，她說：

「那麼明天讓我毀宴，我們用盛大的宴會歡送她。」

在宴會中，薩芝對我前妻非常親熱與關心，大家都很快樂，只有我前妻的

目光中隱藏着一種難堪的空虛，這應響我心裏起了一種說不出的侷促。
沒有幾天，我們在車站上送我的前妻啓程，在這別的禮物中，是薩芝致贈
最大的花籃與最熱烈的吻。

一九四〇，五，一一。

重版後記

本書在上海初版時，我曾經寫過後白，那裏有這樣的話：

「我寫過不少不是小說的故事，第一種收集在春韭集裏。很有人誤會那是小說，其實這些小故事只是在人生之中尋一些可笑的錯覺的矛盾的變態的現象，讓大家覺得笑料之中都有悲哀，悲哀之中也都有笑料而已。寫那些故事的動機，還在論語編者林語堂陶亢德二位先生的策勵。是他們無形之中造成了這些幽默小品與諷刺小品的形式。海外的情調則是應西風編者的鼓動而寫的，本來是想用一點小故事寫一點異國的空氣，但是事實上成功很少，一發表時，就有人當牠作小說，這在我還是不承認的，這並不是形式的爭執，只是我在寫作態度上很有些不同。這在現在收成集子的時候，應當聲明一下才對。海外的情調共六篇，只有一篇魯森堡的一宿，在新中華月刊上發表，其餘都刊在西風。寫魯森堡的一宿時，並沒有立志寫什麼異國的空氣，但是現在讀起來，覺得所

寫的旅情與心緒都是個人對於異國空氣的反應。蒙擺拿斯的畫室已經嫌故事太多，但終算還沒有離開本題太遠，以後決鬥則簡直是個故事，所以後來改變寫法，用對話寫了一篇軍事利器。但是其中也並沒有尋出什麼特別的表現手段。所以索與憑自己所好來寫，於是到吉布賽的誘惑，就幾乎完全寫成小說，我後來也就改作小說刊行了。那麼當初的目的可以說完全失敗，似乎應當停止，專寫自己想寫的東西了。但是西風編者黃嘉德與嘉普二位先生的熱誠與鼓勵，仍舊使我不得不寫類似的稿子，這就是結婚的理由與英倫的霧之產因。現在我將這些收在一起，我決定結束這些寫作。至於如果再有這類題材時，我也將換作純粹寫小說的態度來寫了。……」

後來再版的時候，我記不起還寫過別的話沒有，現在手頭只有當時的初版本，所以也無從查得了。

初版本發行後，大概就因為上述的後記，就有許多朋友鼓勵我收集煙簫小

說出版，但當時因為短篇小說容量較大，又不想分集出版，同時也想將月書完全出一個單位的產品，因此一直擱着，現在同詩稿一同流落在上海，其中一部分曾在雜誌上發表的，或者尚可找到，其他則不知何時可似重會了。

本書上海初版本是二十九年十一月出版的，後記寫于同年十月十六日上海西區貧民窟。當時怎麼想得到在這一九四二年六月，我會在桂林寫這重版的後記呢！

一九四二，六，二一，桂林社會服務處。

東方書社爲出版徐訏氏著作三思樓月書啟事

——徐訏氏所著三思樓月書十六種因抗戰後在上海出版，內地流行很少，現本社徵得作者同意，擬按月在後方重版，同時作者新著亦擬陸續交本社付刊，茲將其月書目錄列后，以見一斑：

鬼戀

一家

小說

荒謬的英法海峽

吉布賽的誘惑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散文

西流集

海外的鱗爪

詩劇

潮來的時候

劇作

何洛甫之死

消逝與存在

母親的肖像

月光曲

孤島的狂笑

小品

春菲集

海外的情調

初新
版著

從上海歸來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出版——三〇〇〇

海外的情調

定價拾五元

不准翻印

著 作 人

徐

訃

發 行 人

王

曉

蕓

發 行 所

東

方

書

社

成都祠堂街



282901

廣西
省圖
書雜
誌審
查處
審查
證圖
字第
五四
二五
九一
號號

\$15.00